

2023.3.19
星期日
责编:潘玮倩
美编:李涛
校对:池翠萍

清·恽寿平, 瓯香馆写生册, 桃花



节气由人类的渴望宣告

1

农业劳动、播种收获,使人们自混沌草昧的童年,逐渐进化出对时间的二元概念:起始、生灭、循环。

兰叶春葳蕤,桂华秋皎洁,花木的萌生和萧瑟,又是一种极为明显的启示,于是,从商代开始,人们区分春与秋。

“我们看到出土数以万计的甲骨中有‘春’‘秋’……因为这两季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,春种秋收,在农人头脑里会留下最深的印象。”(王学泰《立春琐谈》,《紫禁城》2006年3月)

“二十四节气”最早则要到周朝才出现,

《尚书·尧典》记录了夏至、冬至、春分、秋分。西汉刘安《淮南子》,则首次完整呈现二十四节气。

近年来,似乎我们对这二十四节气,越发敏感和喜爱。从“春秋而已”,到24段时光,时间被我们切割成越来越精致的片段。

这里面,简直有种人定胜天的爽快,似乎每到一个新的节气,都可以和过往切割,未来尽在掌握,随时可在旷野上走出新路来。

于我们而言,春秋、节气、节日,由人类的渴望而宣告。



花事就是人事 循环就是重生

2

英国皇家猎鹰牌瓷盘,印着华兹华斯《咏水仙》的第一个诗节。《花朵小史》插图

现在,每隔15天,就会有一张张花开灿烂的海报,提醒我们,日子还在手中,它是生的,它在活着。

花木,古往今来,象征了生、死和生死之间几乎任何一个意义重大的场合。今天,我们读到“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,秋处露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”,已经可以看出一部中国植物史和绘画史。近日读到的一本《花朵小史》,则从世界角度,讲述了更大范围的春夏秋冬。

春天,不止是东方的春天。

在很多国家,四季,也依然是由人宣告。

“诗人、画家、作曲家一直欣欣然期待春天花的绽放,把花朵视为一个崭新季节的使者,认为花朵带着他们的想象力进入一个新的生命循环。”([英]卡西亚·波比如是说,《花朵小史》作者)

譬如水仙。春日我们室内涵养盛放的水仙,它每朵花中心的黄色花冠(我们称其为“花之眼”),既怒放在中国南宋画家赵孟坚的《水仙图》卷轴中,也永恒镌刻在英国皇家猎鹰牌瓷盘上:

“我独自飘荡,像一朵孤云”——瓷盘上印着18世纪杰出诗人华兹华斯《咏水仙》的第一个诗节。在加勒比地区,“大英帝国的大多数学龄儿童都在上学时背诵过这首诗”。

清香自信高群品,故与红梅相并时,水仙在中国别名“金盏银台”,象征纯洁和吉祥,也是春天的代表花枝。它应是在唐代自西方引入,为法国多花水仙的变种。而在另一边的加

勒比海,人们一度“坚持一年有四季,四季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季节是春天,最具象征意义的花朵是水仙”。

莎士比亚的水仙用美貌迷住了“三月的风”,斯宾塞的“黄水仙”在四月布满大地,赫里克目睹水仙“易逝”而怆然泪下。我们为什么会在同样的季节、对同样的花朵和物事,产生相似的感受?

卡西亚·波比在比较文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下组织材料分析认为,花朵的颜色和气味,攫取了人类最初的感官共振,而与花朵的联想,经过多世纪演变,在传奇、故事、谚语、诗歌和绘画中,占据了人类早期、深刻的记忆。

“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,但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。”中国作家宗璞则在《紫藤萝瀑布》这样写道。所以,花事就是人事,循环就是重生。

花花世界不只鸳鸯蝴蝶

四季由我们人类宣告。

春,可以是来自东方的情感激荡。「早在商代,从殷墟出土的甲骨上,就可以看到「今春其至」在春田受年」这样对春天充满欢悦的短句。」

其实,一颗孤独星球,围绕太阳恒转,你说,有什么起点?但是我们说,可以有,就有了。



《花朵小史》,文汇出版社

一棵杏树 奋不顾身绽放

3

最后还要提一句,艺术史上著名的几株杏树。桃花春,杏花春,桃杏妖娆如个人。

南宋马远有《倚云仙杏图》。杏花是典型的迎春之花,范成大说“浩荡光风无畔岸,如何锁得杏园春”,与“马一角”的边角取景,当时呼应。这幅画用笔绝妙,用顿挫苍劲的枝条,战胜了绢面上略显娇柔的羸弱花瓣。

同样沉静有力的线条,出现在梵高的画中。这也是他对东方气韵的致敬。

1888年,梵高来到普罗旺斯。他到达阿尔勒还不到一个星期,就给弟弟提奥写信说,霜雪仍在持续,但他还是从一棵奋不顾身绽放的杏树上取下一个花枝,画了两幅小型习作。

关于这幅《玻璃杯中的杏花枝》,《花朵小史》作者卡西亚·波比作过注解——

“画中的杏树枝剪得很短,摆放风格极简,明显受日本的影响:墙上的一道红线使桌子边缘的线条更显笔直;在这个背景里,绽放粉红色花朵的杏树嫩枝,形成对角线,从原本空无一物的空间穿过。欧洲的静物画并非总是乐观的,它在呈现奔赴死亡的自然生命时总让人想起生命的短暂。但是,梵高的这幅画充满了喜乐的盼望。人们看到带叶的嫩枝就不禁想到,在这花枝的背后,还有更伟大的事物。”

两年以后,弟弟提奥的儿子诞生,提奥给儿子取名文森特,为的就是向梵高致敬。同年2月,梵高开始为这个与他同名的男婴,创作一份礼物。

这就是艺术史上鼎鼎大名的《盛开的杏花》。在他创作的过程中,这位被所有春天、秋天、冬天和夏天所激烈鼓动燃烧灵感和情绪殆尽的画家,带来了最出人意料沉静和坚定。

他说,这可能是他画过的“最耐心的作品”。他的耐心,永远留在了那样的一个春天,即使两年后的那突然响起的枪声,也无法把这样对生的渴望和赞美击散在混沌。

如果,他能在每一个春天拥有沉静和坚定。愿我们都能更有耐心。

因为,花花世界鸳鸯蝴蝶不止,但,不只鸳鸯蝴蝶。



▲南宋,马远,倚云仙杏图



▲梵高,玻璃杯中的杏花枝,1888年,梵高博物馆藏

▼梵高,盛开的杏花,1890年,梵高博物馆藏



南宋,赵孟坚《水仙图》(局部),天津博物馆藏。多花水仙的“眼睛”向外张望。

本文参考资料:

1. 卡西亚·波比《花朵小史》,文汇出版社
2. 安布拉·爱德华兹《植物猎人的世界收藏》,中信出版社

3. 王学泰《立春琐谈》
4. 陈连山《论二十四节气之首》
5. 余柯《从节气到气节——中国人的“时间简史”》